

老舍早期创作 与中国社会

黎青题



· A · 安基波夫斯基

老舍的早期创作与中国社会

〔苏〕A·A·安基波夫斯基著

宋永毅 译

曹素华 校

责任编辑：唐维安

李绍谦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插页：2 字数：170,000

印数：1—2,000

ISBN 7—5404—0178—8/I·125

统一书号：10456·311 定价：（简精）2.10元

译者前言

我认识苏联汉学家А·А·安基波夫斯基 (Антилов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дреевич) 是在一九八五年三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三次老舍研究学术会议”上。他所作的一个关于《猫城记》的学术报告激起了不小的反响。因为他断然认为在我国学术界一直被认为“有严重错误的”《猫城记》是一部“世界讽刺史上的杰作”，它“使作家的名字完全可以无愧地站在世界文学中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阿·法朗士的一旁”，其主要依据是“《猫城记》对中国民族性问题作了深刻的反思”。这一观点与国内学术界对《猫城记》的认识显然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我的许多中国同行们对此也是不能完全同意的。但大家在讨论中又一致认为：这一学术见解也不乏道理。因为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新文学史上，象《猫城记》那样从政治、经济、教育等几乎全部文化领域对传统进行反思的长篇小说，确实还只有这一部。而这种对整个民族进行冷峻反思的传统，不正是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所急需的吗？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安基波夫斯基的学术

报告赢得了与会者的好评。

会散以后，我从老舍的儿子舒乙同志那里得知：安基波夫斯基在1967年出过一本研究老舍的专著，是他的副博士论文。这激起了我很想一读的欲望。于是舒乙同志便寄给我一套复印件。我凭藉自中学开始学习的，却又时断时续的俄语阅读完了全书。这样，就有了这个翻译本。

依据苏联女学者И·格拉果列娃编著的《老舍及其作品研究论文索引》，1967年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老舍早期创作与中国社会》一书是苏联两本老舍研究的理论专著之一，另一本是О·鲍洛津娜的《老舍战争年代（1927—1949）的创作》（从时间顺序上，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两本书对老舍解放前的全部创作作了一个衔接性的勾勒）。在阅读和翻译安基波夫斯基的这本著作时，我个人欣赏和感兴趣的是它的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有一种学者的执著。二十年前，安基波夫斯基还是个刚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的汉学新手。在他前面，早已有了费德林、彼得罗夫、索罗金等整整一批苏联汉学与老舍研究的权威。但是安基波夫斯基并不畏缩，他在《猫城记》等许多老舍作品的看法上与他们有很大的学术分歧。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坚持自己的正确见解，进行执著的学术论辩。

第二，它有一种细腻的社会学批评的风格。安基波夫斯基的这本著作的理论风格，似乎是为我们今天不少同志认为是“过时”了的政治—艺术分析方法。但读完全书，你就会感到它的别具一格，它不象国内某些论著，讲“宏观”失之于空泛，探“微观”又不顾全局。安基波夫斯基紧紧抓住了人物、题材、主题分析的脉络，细致的，几乎可以说是带着女性的细腻分析着一个个文学的灵魂——形象。同时，他又提供了“东方资本

主义的发展”，“中国三十年代的政局”等宏观的背景框架，使他的细腻分析获得坚实的基点。

第三，它提供了不少新的学术视角，又填补了一项国内老舍研究的学术空白。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是这部著作显而易见的特点，在把老舍与狄更斯、果戈理、谢德林、库普林等外国作家作比较中，安基波夫斯基都有一些新的发现，他对于《老张的哲学》、《二马》等老舍早期创作作了如此细致的分析论述，而这，正是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空白与弱点。

在1967年的俄文本扉页上，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苏联著名汉学家Φ·索罗金写了这样一段热情洋溢的话：

“本书将使读者了解中国现代享有盛名的大作家老舍的早期，尤其是有趣而富有成果的1926—1936年间的创作。

作家创作中现实主义和社会根源的深化，他艺术个性的形成被如此详细地系统研究，在苏联学者中还是第一次”。

这是一个很实事求是的评价。

自然，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固体，太阳下的一切天天都是新的。以国内老舍研究今天所达到的水平再去看安基波夫斯基的这本著作，当然会觉得不少论述已被超越了，但仍有不少论述，至今还有着它的学术生命力。

中国人论书讲究“文品”与“人品”，因而转而谈谈作者——A·安基波夫斯基是非常必要的。初见他时，以为他还是个“人到中年”的学者，因为他尽管身材不高，但精神矍铄。后来，我的苏联学者朋友B·李福清与Φ·索罗金告诉我他已六十多岁时，我真是大吃了一惊。在以后与安基波夫斯基的通信中，才知道他生于1923年11月，现在已是个63岁的老人了。他出身在一个工人的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与父亲一起入伍，他

本人还参加了解放布达佩斯与奥地利的激战。或许，正是战争中的国际主义经历导引着他，使他在战后考入莫斯科东方学院学阿拉伯语时，毅然改行学习汉语，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人民解放战争。1952年，他曾来我国短期工作，回国后又考入莫斯科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取得了副博士学位。现在，他是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研究员。除了文学外，还研究中国经济，也有不少著述。

在安基波夫斯基的书和信中，使我深深地感到一种真诚的感情——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友谊。谈及十年动乱，他在信中说：“在我们的国家，不仅是汉学家们，而是整个民族都象自己亲身经历一样，承受着你们60—70年代的那场悲惨的浩劫。”这样的话，决不是一种伪饰和“外交辞令”。

最后，我要一提的是：本书的审校者曹素华老师为我译稿的校正做了大量的工作。她是我大学时代的俄语老师，现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工作。没有她那些清晰、耐心、富有艺术美的俄语课，是不可能有我今天这点俄语水平的。曾在苏联留过学的舒乙同志看了部分译稿后也给过我不少指正。因此，这部译稿还是友谊的产物。另外，为了更适合中国读者阅读的特点，经作者同意，我对书名与部份章节的标题作了一些修改，论述部份未作任何改动。

愿这个译本为目下方兴未艾的“老舍热”，为世界性的文化交流增添一片小小的砖瓦。

译 者

1986年12月10日

中译本序：一个苏联学者心中的老舍和他的作品

A·A·安基波夫斯基

我最初听到作家老舍的名字是在莫斯科东方学院读一年级的時候，我们这些汉学专业的学生刚刚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去那儿就读。当时整个苏联正以极大的兴趣与热诚关注着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事件——人民解放军为人民利益进行的战争。在早已熟知的中国现代作家，如鲁迅、茅盾、叶圣陶等人身旁，我们又熟悉了一些新的姓名——老舍、巴金及其他的一些。

从那时开始，我对中国文学和老舍作品的了解便不断地扩充与增长了。最初，我阅读的仅是他已有俄文译本的几个短篇小说。以后，随着对他作品的熟悉，我对他越来越充满了敬意，理解了这一非凡作家的特点。

他创作方法的一些特点深深吸引了我，引导着我考入了罗蒙诺索夫国立莫斯科大学的研究生。我决定了未来的研究方向——研究在我看来是很有趣的老舍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阶段，我没有选错。除了个人的爱好外，我还担负着使苏联的读者认识新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的任务。

不久，我读完了作家一些大部头著作的俄译本（如长篇小

说《骆驼祥子》，俄文译为《人力车夫》，中篇小说《月牙儿》等）。五十年代中期我非常幸运地认识了作家本人。当然，这次见面对我研究专题的选择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生动敏锐的双眼里闪烁着和霭的光芒，带着某种诙谐的矜持倾听着交谈者的话。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话时，他的见解并不是作为长辈的教诲，作为有天才作家称号和很高地位的人的人生经验来表述。不是的，他在就这个或那问题发表自己看法时，仿佛是真挚的独白，无保留地敞开着自己的思想。与老舍的交谈中我理解了作家与他那些赢得了读者的作品中的人物、主题之间的深深的切不断的联系，随着对他的创作和象他本人所特有的艺术的认识的加深，这些直感越来越得到了强化。

老舍的作品在我国出版已有四十余年了，他是在我国出版著作的伟大中国作家中最贴近俄罗斯民族心灵的一个。现在这个杰出的中国作家的著作已基本上译成了俄语和我国其他民族的语言，其中某些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还不止一次地被翻译出版。作家一卷本和二卷本的选集也已译成了俄语。

老舍作为一个作家和公民，以自己的真挚赢得了中外读者，他善于以自己作品艺术风格的连贯性来吸引读者，就象作家在三十年代中期就确立的信念一样，读者常常与作家一起为周围环境的险恶而深感不平。因此，完全应当公道地说：老舍希望在文学中揭露人类社会的种种弊病，指出它们的原因与根源，同时帮助人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更聪明……

形形色色的生活在形形色色的风俗画与人物群中得到了反映，但对老舍——中国进步民主文学的代表来说，对“小人物”命运的同情是最主要的，他在这里面看到了“人”。作家不仅很好地

汲取了这一西方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的进步传统，更重要的是他还巧妙地在中国文学中继承并发展了它（完全可以这样说）。他在出色地占有生活素材的同时，按古典的东、西方美学规律塑造了众多不朽的形象。老舍综合了世界文化的全部精华，用自己的作品唤起了国外读者对人的贫困与希望的同情心与正义感。与此同时，他也成了世界性的作家。

老舍创作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戏剧、叙事诗、抒情诗——这一切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灿烂的一页，就是在世界文明的宝库中也无疑占有重要的位置。他的长篇小说《猫城记》不仅是三十年代文学中的佳作，而且在超出二十世纪范围的世界讽刺文学史上也是极为出色之作。这位中国讽刺作家的名字完全可以站在世界文学中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阿·法朗士的一旁，他的这一长篇，则又可以和《一个城市的历史》、《企鹅岛》这样的作品并列。然而在中国和外国，其中也包括在苏联，《猫城记》没有立刻得到它应得的高度评价。幸好，现在这一不公正已经结束了，在苏联这已成为过去。特别使我高兴的是《猫城记》——老舍创作的珍品之一终于在他自己的祖国得到了“平反”。现在这一小说已收入了作家的文集，这是公正的和完全应当的。

语言的简洁与大众化；形象的艺术魅力；中国式的、但又是整个东方文学所共有的擅长表现的特色和具有全人类价值，又不失去民族色彩的特征；都帮助了老舍成为苏联读者所热爱的作家。这也是苏联人民为什么在得知这一中国作家悲惨的死讯时满怀悲痛的原因。他死在红卫兵手中被全世界认为是某种势力对作家报复性的迫害。因为老舍有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和公民的见解，他和一切陈旧的事物作了不妥协的斗争，自然也与

新社会内部出现的缺陷作了同样的斗争。

坚持进步、坚持民主的老舍的创作是不朽的，它们将鼓舞人们，并给那些渴望善良与正义，正在为更美好的理想而斗争的人以力量，而这些理想又将照亮着大地上善良人民的生活。

最近，我在1985—1986年作为访问学者来中国，认识了作家出色的家庭成员——他的遗孀胡挈青，他的孩子们和朋友们。这又使我重新沐浴在老舍生活、创作于其中的艺术形象、环境、情态的氛围之中。与中国和日本的研究者们的相聚更说明了作家完全应当在他自己的祖国和在国外享有深挚的爱。我坚信，老舍的事业，他献给人民的一生，决不会白白过去。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于莫斯科

目 录

译者前言

中译本序：一个苏联学者心中的老舍和他的作品
..... (5)

俄文版原序：老舍——一个饮誉世界的中国作家
..... (1)

第一章 《老张的哲学》和东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 (15)

第二章 《赵子曰》里的五四“新青年”群像..... (34)

第三章 在中西比较中寻找民族的出路..... (55)

第四章 《猫城记》——老舍创作和世界观发展
的重要标志..... (79)

第五章 早期的短篇小说与中国社会的现状..... (109)

第六章 从婚姻的视角透视市民知识分子的性格
..... (129)

第七章 《骆驼祥子》——作家创作中民主精神的
深化..... (146)

〔附录〕

讽刺家、幽默家、心理学家	B·谢曼诺夫	
.....		(161)
《猫城记》与欧洲文化	B·谢曼诺夫	
.....		(170)
老舍和他的长篇小说《鼓书艺人》		
H·斯佩什涅夫		(183)
苏联老舍研究文选目录		
.....		(193)
苏联老舍著作译本编目		
.....		(206)
苏联老舍研究五十年述评	宋永毅	
.....		(215)
后记		(242)

俄文版原序：老舍——一个饮誉世界的 中国作家

老舍是最著名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不仅赢得了本国广大读者当之无愧的热爱，而且还饮誉世界。它们被译成了多种世界文字：英语、日语、俄语、意大利语、捷克语、波兰语等。老舍的创作吸收了中国文化富有人民性的传统，以温和的幽默、尖锐的讽刺吸引着读者的心。在这种讽刺中表现出了作家对庸俗和市民气的鲜明的不妥协性。

老舍是舒舍予的文学笔名，他另一个名字是舒庆春。老舍出生于1899年2月3日，诞生在北京。他的父亲是满族人，是保卫皇城禁军的八旗士兵，因此家庭生活小康。但家庭的充裕收入没有持续太久，它随着父亲的死而结束了，当时老舍还不满两岁。

十九世纪末，中国已经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强盗瓜分了的附属国。已经在1895年从中国夺走了台湾岛的资本主义的日本，还想吞并它。“中央政府”的上层统治集团无法捍卫国家的独立也是无疑的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力图找到一条能使中国摆脱绝境的道路。1898年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百日维新”年，当时执政的清朝君主向自由派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献媚，力图巩

固自己的政权。但当激进派刚刚在改革者中间露头，王权便以最残酷的手段毫不拖延地镇压了那些资产阶级思想家。

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改良派已在满清帝国内诞生了。另一个运动——孙逸仙领导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团体也几乎与改良派同时出现了，他们在活动的最初阶段也没有与人民相结合，与脱离群众的改良派和革命民主派的狭小圈子相对立的是第三个解放斗争的派别的成熟，他们试图以其它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在国内爆发了群众性的起义。1899年“义和拳”团体成员（后获“义和团”的称号）发动的，以拳民著称的起义规模尤其大。起义在1900年遭到了八国联军的残酷镇压，对北京的镇压特别惨无人道，老舍的父亲就牺牲在这时。未来作家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启蒙主义思想对中国青年的智慧发生最重要影响的时期渡过的。人民从多年的沉睡中苏醒，投入了斗争。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未来阵线已经初露端倪了。

外国人在中国使用的“文明的方式”是很残酷的。在人民中产生了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洋鬼子”在童话与传说中是比民间幻想中的魔鬼和龙还要可怕一千倍的东西。老舍曾在“自述”《吐了一口气》中写道：“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母亲口中的那些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¹⁾这一自白揭示了老舍家庭遭受的悲剧，还说明了老舍母亲有擅长形象而准确地描

〔1〕 老舍：《吐了一口气》，载1961年2月21日《光明日报》。

绘欧洲“文明”国在落后国家中犯下的劫掠和不法行为情景的非凡能力。一个不识字的，受苦受难的女性能给童年的老舍指明整个民族的悲哀，因为对她来说个人和民族的不幸是不可分割的。老舍在《老牛破车》一书中对于母亲的回忆是充满着热情的，他写道：“为了获得极少的酬劳以维持孩子们的生存，她没日没夜地干着重活……她对别人的痛苦极有同情心，总是打抱不平。”老舍一生都保存了母亲的光辉形象。无论什么时候他想起她，总是马上想到那些温暖的、亲切的话语。落在母亲命运上的痛苦和不幸，使孩子们习惯了坚强地经受艰难，清醒地估量现实。后来老舍写道：“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1〕

老舍七岁时被送入私塾学习，那里的教学是按古老中国孔夫子的传统进行的。学生应当一字不差地死记硬背古代圣贤的经典。小学毕业后，老舍没钱继续升学，他考入了中等师范学校，那里学生学习是免费的。在师范学校里，少年老舍显露出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他津津有味地阅读着中国古典作家的作品，亲自尝试用“文言”——凭听觉难以理解的古老的文学语言作诗和散文。年轻的老舍对祖国的语言和文学充满敬仰和热爱，按他的说法，正是它们才激发了他对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的情感。但在这一时期他还没有认真地决定要从事文学，因为他认为这是责任非常重大的事业。然而，那时献身于文学的愿望在他心中已显露了。

1918年老舍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当了一个初级小学的校

〔1〕 老舍：《老牛破车》，上海1941年版第5页。

长。在这个职位上他遇上了“五四”运动。当时老舍对吸引一部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先进思想持旁观态度，因而他没有投入运动，而只是同情地注视着它的进程，对它表示赞同。后来作家带着感伤回忆道：“‘五四’把我与‘学生’隔开。我看见了‘五四’运动，而且在这个运动里面，我已作了事。是的，我差不多老没和教育事业断缘，可是到底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看戏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明白演戏的……我也极同情于学生们的热烈与活动，可是我不能完全把自己当作个学生，于是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在今天想来，我之立在‘五四’运动外面使我的思想吃了极大的亏。”〔1〕不过，老舍还是热烈地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某些思想。正是“五四”运动作为一个为全部过去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所孕育的历史过程，负起了结束文学停滞不前、因循守旧的责任，并从僵死的文言的教条桎梏中解放了它。于是老舍成了白话口语文学的勇敢捍卫者。

老舍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似乎是在南开中学当国文教员时写的，他二十年代初在那里工作。这个短篇小说发表在学校的文学刊物上，它没有被保存下来，只是从老舍自己的话中才知道它。老舍解释说它的发表是由于当时统治者的意见：既然你是国文教员，你就应该写，否则你就没有本事。老舍转向艺术的创作是1924年在英国。他作为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中国语言教师到了那儿。精通英语为老舍提供了熟悉英国文学的可能。狄更斯、萨克雷、斯威夫特都成为了他喜爱的作家。借助英文译本老舍还熟悉了法国和俄国文学。古典俄罗斯文学的深刻的人

〔1〕 载《老牛破车》第12页。

道主义和现实主义使他惊讶，他颂扬列·托尔斯泰、契柯夫、高尔基、陀斯妥也夫斯基。捷克文学研究者斯鲁普斯基在《老舍短篇小说集》的绪言中写道：“象他这一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老舍是从欧洲文学中汲取了许多知识的，但与他那些首先重视法国、德国和俄国文学的同时代人不同的是，他首先学的是古典英国文学……”

狄更斯、威尔斯、康拉德、萨克雷，然后是左拉、托尔斯泰、高尔基、契柯夫笔下的人物以崭新的方式在作家眼前打开了一个个人的内心世界，并激起了他对他们的爱。老舍深深地感受到中国人和自己的祖国在国外的无权地位以及欧洲人对他们的傲慢和轻视态度。生活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观察着大城市的对比，老舍开始用另一种方式看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在中国所发生的历史事变。对祖国的热爱，为它的灾难强烈地痛苦，力图帮助自己的同胞们改掉许多从资本主义带来的弊病，这些都迫使老舍将自己的思想倾泻在纸上。对外国文学的熟悉又成了一种加快老舍意识内部发展进程的催化剂，不过，他去外国之前思想尚未达到成熟与定形阶段。后来老舍回忆说：“二十七岁出国，为学英文，所以念小说，可是还没想起来写作。到异乡的新鲜劲儿渐渐消失，半年后开始感觉寂寞，也就常常想家。从十四岁就不住在家里，此处所谓“想家”实在是想在国内所知道的一切。那些事既都是过去的，想起来便象一些图画，大概那色彩不甚浓厚的根本就想不起来了。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每每在读小说的时候使我忘了读的是什么，而呆呆的忆及自己的过去。小说中是些图画，记忆中也是些图画，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我想拿笔了。”〔1〕

〔1〕 载《老牛破车》第8页。